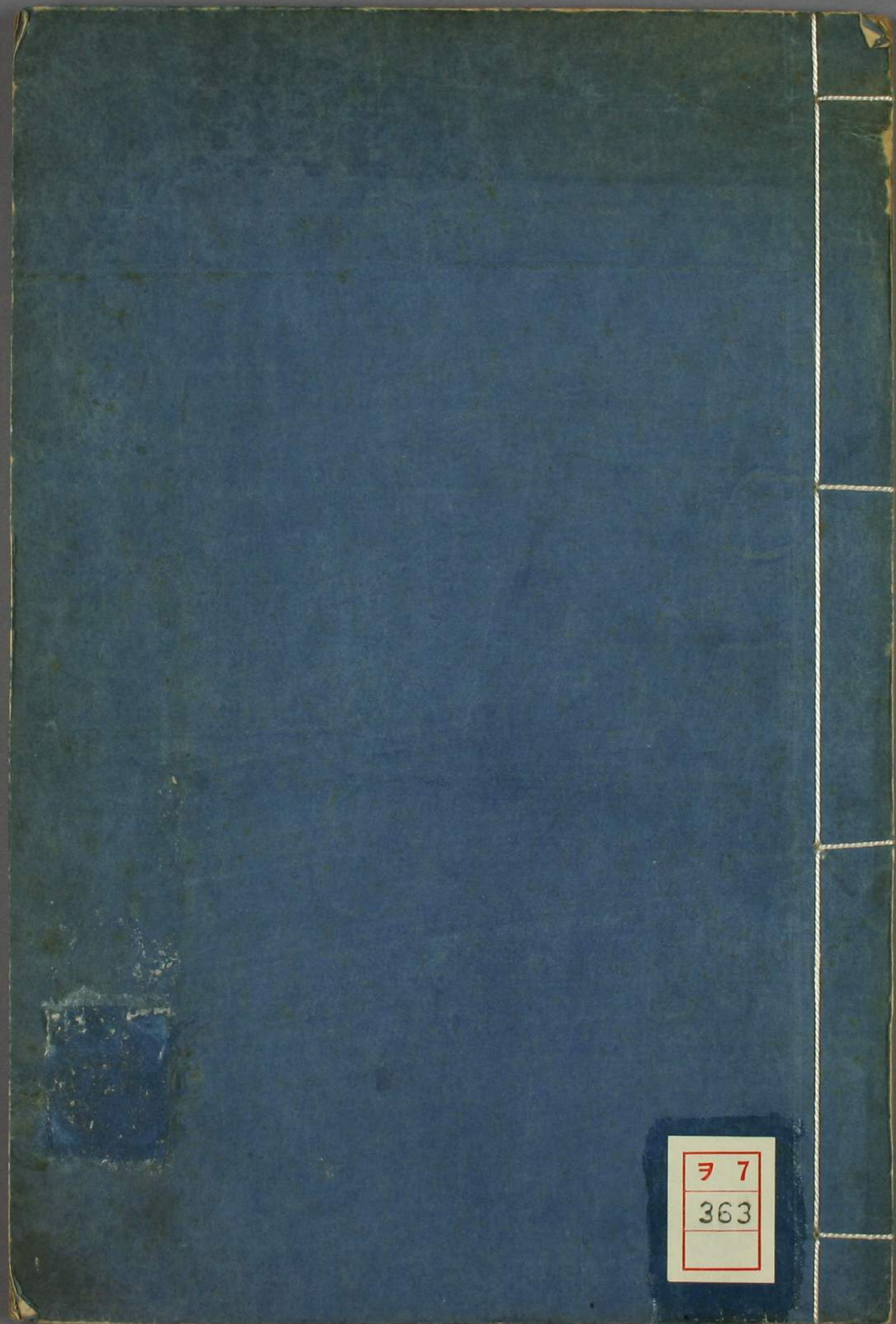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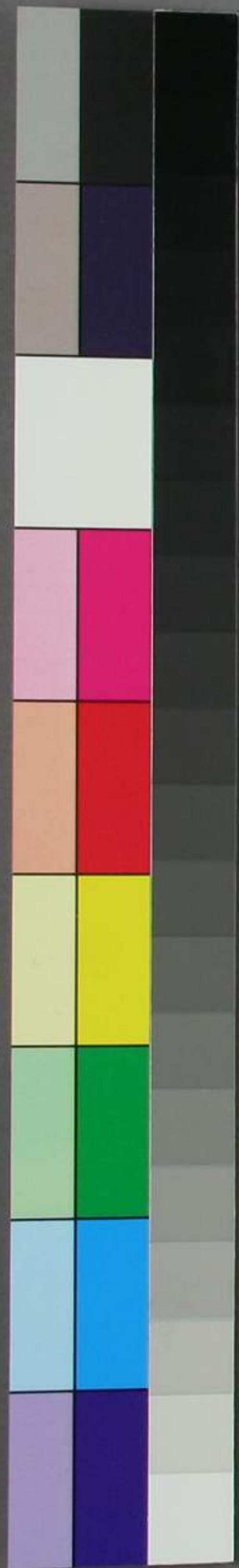




天津
第 363
卷 1



鴉片煙考

援園拙者手輯



明治廿五年十一月廿七日
森鴻次郎氏寄贈



王大海海島逸志云、和蘭夷衆之據有噶^カ溜^{ラツ}吧^バ地也、
以厚幣甜言與瓜^{ジャ}鴉^ワ土番暫悅其牛皮大之曠地、以
為貿易、詭計而得之、數百年於茲矣、瓜鴉愚蠢既貪
其利、漸受籠絡、奈何又設阿片黑烟、以誑誘之、使其
衆必服食此物為快、暗令自致疲弱、至於絕滅、且使
無志興復土地、不生報怨之心、而瓜鴉本屬無識蠢
類、果中其毒、無復致慮、我中華之人亦受其朦、一服
此物、遂忘故鄉之苦、不以父母妻子為念、遺害不可
勝言、夫阿片烟之物、乃屬春方之意、其性斂攝、人之
服此者、蓋藉其火力、以取快樂於一時、不知其能致

元陽潛消、貽害於後日、蓋人身之元陽元陰、猶日月之光明、萬物得其陰陽和氣、藉以健運生長、阿片烟之火、如野火之燒山、草木各物當之、莫不焦枯腐爛耳、凡服之深者、則其人必瘦削軟弱、振作無志、容色青闇、元陽元陰、為之散失、不能生育、縱有生者、旋致病死、服之既久、則欲罷不能、破家蕩產、蟲生髓枯、怪病種種、醫藥無功、比、皆然、和蘭却自禁其衆、不得竊服、犯者立置重刑、何吾人之不悟、同於瓜鴉、甘墜其術中耶、蓋阿片烟之害、甚於砒酖、一經入飲、欲罷不能、傷財受病、促壽變形、飲食日減、甚至不能生育

子女、為害匪細、戒之戒之、

楊炳南海錄云、明^ベ呀^ガ喇^ラ喚^エ咭^ゲ利^{レス}所轄地、周圍數千里、西南諸番一大都會也、土產鴉片、有二種、一為公班、皮色黑、最上、一名叭第咭喇、皮色赤、稍次之、皆中華人所謂烏土也、出於明呀喇屬邑地名叭旦拏、其出曼^ダ噠^ラ喇^ス薩者、亦有二種、一名金花紅、為上一名油紅、次之、出嗎^マ喇^ラ他^カ及盞^ソ叭^バ哩者、名鴨屎紅、皆中華人所謂紅皮也、出孟^ボ買^イ及唧^チ肚者、則為白皮、近時入中華最多、其木似罌粟、葉如靛、青子如茄、每根僅結子二三顆、熟時、夜以刀劃其皮分許、膏液流出、凌晨收之、而浸諸水數刻、然後取出、以物盛之、又取其葉、曝乾、

末之、雜揉其中、視葉末多少以定其成色、葉末半則
得膏半、然後捏為團、以葉裹之、子出膏盡、則拔其根、
次年再種、通年以來、閩粵亦有傳種者、其流毒未知
何所底止也、

汪文泰英吉利考云、英吉利不產金銀、兵餉官祿、皆
取給關稅、屬國關稅、每年合計一千二百餘萬、而明
雅^ガ罽^ウ居六百萬、望^{ボン}買^{バイ}居三四百萬、以明雅罽產大土、
望買產小土、銷中國最廣故也、鴉片、明雅罽謂之八
誕^ハ罕、出有二種、一名公班、皮色黑、最上、一名八第姑
喇、皮色稍赤、次之、即中國所謂烏泥也、出曼打拉沙^{マダラサ}
者、亦有二種、一名金花、為上、一名油紅、次之、即所謂
紅泥也、出馬喇塔^{マラタ}者、名鴨屎紅、亦紅泥、出望買者、名
皮紅、即所謂白皮也、其草之本似鶯粟、及靛、葉亦似
靛、結實如李、一本僅結實二三、熟時、以刀微破其皮、

漿出收之、浸之水中、稍去其紅色、即如華人所食之膏、復用其葉曝乾、研成細末、揉之膏中、視葉末多少、分其成色、葉末半、則得膏六半、然後捏成團、以木葉裹之、更取陣死人土和之、並有蟲如螞蝗者、燒灰雜入、最毒劣、服之深者、其人身體瘦削、面目青闇、元陽散失、不能生育、縱有生者、旋至病死、服之既久、欲罷不能、肢體萎縮、臟腑潰出、蟲生髓枯、怪病種種、荷蘭法、食之者死、乃誑誘瓜哇^{ジャバ}食之、暗令疲弱、至於絕滅、無志興復、英吉利亦不食鴉片、犯者、集衆紅毛環視、以炮打之入海、其用意甚深、

沈豫秋陰雜記云、鴉片煙出於外洋、閩粵諸省、多有服吃者、至近年各省徧行、即內地亦出溫台諸郡、栽種罌粟取漿、搗土熬之、藉以漁利、外夷者為大土、內地者為小土、其價小土賤而大土貴、縱欲之輩、恃其頃刻足以提攝精神、故取直甚昂、久服上引、如今日午服、次日午時、萬不能緩、稍遲、便筋施脉懈、如同癱痿、最足短促年壽、俾晝作夜、竟同廢人、故厲禁甚嚴、雲南知縣許士傑、失察取利、因以落職、

顧祿煙草錄云、外洋鴉片、天方國紅鸞粟花、熬膏成
之色黑而潤、嗜者最盛於粵、今士宦中、多耽此弗釋
者、至娼家客寓、無不設此以餌客、然嗜好成癖、受害
甚烈、向友人為余述鴉片之美、謂氣芬味甜、矮榻短
檠、筠簟銀盒、對卧遞吸、始則精神煥發、頭目清利、繼
之胸膈頓開、興致倍濃、久之骨節欲酥、雙眸倦豁、維
時拂枕高眠、萬念俱寂、但覺夢境迷離、神魂昭蕩、真
極樂世界也、

頤道堂詩選陳文述鴉片詩云鴉片今鴉片來自利
未亞厥種倭芙蓉區種若穠種一從通市舶流播遍
區夏泥客醉醇醪熏人馥蘭麝妖姬與蕩子顛倒忘
晝夜癖好等嗜茄餘味勝啖蔗蓼蟲與挂蠹積久因
漸化心竅作蟲窠癮至蟲出罇卷曲若尸厥厥狀殊
可詫漸染及輿僮辛苦百錢貫寒餓任妻孥曾不相
假借中土近亦多鶯粟色嬌妩天台近海濱種植代
耕稼年來更蔓延幾欲數州跨官府設科條犯者罪
毋赦愈禁犯愈衆鞭笞曾不怕彼國懸令甲厲禁一
何霸食此必誅殛嚴過十字架明知流毒甚以禍遠

相嫁、奈何酣秦者、戀此若姻婭、貨幣不能易、質劑不
相假、交易必精鏐、彎弓巧待弮、巨艦壓滄溟、險浪平
如砥、岳貢興川珍、消若堰啓埧、我有苦口藥、厥性兼
補瀉、龍宮出禁方、仙翁勞鶴駕、刊刻藉流通、數頁伴
書帙、所願惡習除、稍冀善緣迓、無如痼疾深、溺人甚
漚灞、諱疾等拒諫、甚或劉四罵、豈真代兵劫、孽重積
嵩華、要本邪氣耳、嘗試事猶卞、所賴粵樵廉、事權勿
速下、譬若淬銘鋒、太阿持其櫛、譬若馳輪轂、六轡握
其靶、良田去稂莠、所恃利齒把、日久元氣回、軍才不
湏禡、內地積弊久、去之宜示暇、任其渡關津、亦聽設

館舍、不必拘文法、但湏定官價、貴質而賤易、有利無
可射、販者既不行、嗜者將焉藉、如嗜口腹、人空羨牛
心炙、疲俗與頽風、庶幾久自罷、通洋始前代、萬里雲
帆卸、金錢耗中國、夷情實狙詐、至今澳門居、金碧煥
臺榭、其人可科牧、其地宜桑柘、正本與清源、所宜閉
關謝、世富人老壽、伏臘歡祭蜡、

大槻磐水薦錄云、阿片烟者、薦末阿片配合所製、其
製法主用、共未詳之、ヲ蘭譯司說曰、開豁胸膈、寬舒
心志、且夜忍睡眠、近時清人間有用阿片烟者云、

古賀侗庵阿片顛末云、阿片煙、未知其製如何、余嘗
在長崎聞之、其質如膏、非以阿片和煙草也、舶來浙
商輩、亦有竊服之、稱芳連煙、自註、芳連二字未考、姑
從所聞、○蔚案、又稱躉
煙、見道光二十二年粵東義勇檄文、
考字彙補、躉音敦上声、其義未詳、崎俗又名調伏
煙草、服之有法、非若尋常弄管為談柄然、欲服之者、
先設枕褥、偃卧平氣、而後徐徐把筒點膏、以油燈火
炙之、及膏熟、香氣氤口、意思極爽、一日服之、取快日
日思之、不翅若狐於油鼠也、服之釐毫除眠、較多則
睡、又治頭疼、腹痛、積聚、解酒肉毒、

海島逸志斷阿片烟方

每日用赤猪肉四兩切碎、放鍋中炒熟、加入黃砂糖一二兩、同炒乾、取放盆中、如思片烟難過時、取肉食之、則可挨過、日日如是、吃過七日、則烟可斷、以後雖思烟、不可再吃、若再吃之、則無藥可救矣、雖再吃肉糖、亦不靈矣、切戒切戒、

又解阿片烟藥丸方

上洋參	五分	化州橘紅	五分	沈水香	五分
上肉桂	淨五分	白荳蔻	五分	川貝母	五分
胡椒粒	三分	阿烟膏	三錢	硃砂	五分
				為衣	

右將七味研細末、和阿片膏、合杵為丸、再以硃砂為衣、如桐子大、每服四五丸、或七丸、視症之輕重、以為加減、凡服此丸、未能一時即斷、暫服暫減、即可斷根、

右二方、服之無不效驗、故傳之以為救世、奉勸世人、如有犯此物者、依方速製服、可以永遠除根、半月之後、即能強飯肥胖、勿再惑飲、庶可保身承祧也、

又鮮烏烟藥酒秘方

歸全 五錢

熟地 四錢

白芍 四錢

川芎 二錢

白朮 二錢

炙芪 四錢

炙草 二錢

無用川貝
母代之、

阿片膏 三錢

洋參 四錢、用福圓肉數錢、煎湯浸、晒三次、為妙、

兎絲餅 四錢

京桂 四錢、淨去粗皮、

棋南香 二錢、研末、

鹿茸末 四錢、炙好、

杜仲 四錢、去絲、炒、鹽水

甘枸杞 四錢

龍涎香 三錢、要真者、如要

真虎骨 四錢、酥炙、杵碎、

以上諸藥、用紗袋裝好、放酒罈中、取上好高粱燒酒六斤、浸此藥、封固安鍋中、隔水朕一炷香久、取起待用、○每飲此酒一小杯、再取白酒一小杯、和服、如再飲、須再和白酒一小杯、酒完可以斷根、如

藥太重、則加入燒酒三斤亦可、此方服者無不神驗、

衛濟餘編王纘仙著仙傳戒鴉片方 昔有一孝子、嗜鴉片、

石蓮子

貫衆各三錢

藿香

附子製

丹皮各一錢五分

防己一錢

右加黑沙糖五錢、水煎服、十劑之後、即照前分兩、十倍合丸、開水吞服、後或腹瀉、肢體委頓、無妨、蓋必除盡臟腑之毒、始能復元、慎毋信心不堅、仍犯前戒也、良方集要

又戒鴉片方

石蓮肉

貫衆各三錢

當歸

附子

藿香各一錢五分

漢防己一錢

右加紅砂糖五錢、水煎、引前服、四五劑後、則肚腹瀉、再服至十劑、自然不喜吃烟、如服十劑後、仍不能斷、即照此方分兩、十劑料合九藥、引來時、用滾水吞三四錢、此方試驗多、人切勿泛視、永福堂刊送

又戒鴉片方

肉桂製附各五錢、研細末、和淨烟膏三錢、再和寧坤丸蘇合丸各四丸和勻、入後藥末、

白豆蔻

母丁香

石蓮子

防己

藿香

丹皮

貫衆各三錢

右為末、加紅糖五錢、開水和勻、不可太濕、丸如桐子大、以硃砂為衣、陰乾、忌日晒、每引一分者、開水吞一丸、一錢者吞十丸、輕則減、重則加、日減一丸、至減盡而止、

又戒鴉片方

不論烟引大小、年分遠近、無不奇效、

上洋參

上南桂

上木香

白豆蔻

縮砂仁

法半夏各一錢

白茯苓一錢五分

川貝母二錢

真沉香二錢五分

真牛黃七分

右藥共研為細末，加洋烟膏二錢五分，要烟灰重熬者更妙製膽南星二錢五分，為丸如小菉豆大，飛淨硃砂一錢為衣，每引五六分者，服十五粒，吸烟三分，或二分半，若引大，以次遞加，服至二十日，便可去烟，祇吞丸藥，以下三日減一粒，減盡即斷矣，神効之至。

斷烟後祇吞藥丸，如夜間不能寐者，則服後方。

熟地 五錢

黨參 三錢米炒

冬朮 土炒

棗仁 炒黑

茯神 各二錢

當歸

兎絲餅 各一錢半

陳皮

半夏 各一錢

遠志 七分水炒鹽

五味子 四分

硃砂 四分沖服作兩

右水煎服，以能寐為度，或多服，亦有益無損，係右方試驗

顧道堂詩選鵲丹方

取南瓜根藤花葉實、滌淨搗爛取汁、或剪藤漚其
汁飲之、治鴉片烟癮神效、名曰鵲丹、其方與鴉片、
均傳自倭國、蓋白倭受黑倭之侮、誠感神降、示以
鴉片方、因滅黑倭、太乙憫鴉片之流毒無已也、示
此方以解之、○陳文述云、此記不知何人所作、友
人得自洋佑、為題一詩、載之拙集、以備治癮者助
焉、詩云、鴉片古所無、流毒到奴隸、溺者十七八、悔
亦間一二、雖悔不可追、多緣無藥治、何人為、此說、
其事甚平易、維南方在離、萬物秉陽位、種瓜定得

瓜、老農所恒植、取彼花與葉、兼及根與蒂、擣以石
杵、臼、厥數不須計、取汁以代飲、清甘殊有味、能使
積蟲出、無滌腸胃滯、曾有生服者、一勺救垂斃、孽
海儻回頭、神丹應不替、奉勸沈溺者、何不且一試、
惟鵲能送喜、和聲化平戾、太乙大慈悲、是為青華
帝、東極即南海、仙靈參佛慧、人身甚難得、所恃神
興氣、未必遂長生、何苦令短逝、我更作此詩、苦心
告當世、

魏源海國圖志云、中國以茶葉湖絲馭外夷、而外夷
以鴉片耗中國、此皆自古所未有、而本朝有之、茶葉
行於西洋、自康熙始、而鴉片之入中國、亦自康熙始、
初准以藥材上稅、乾隆三十年以前、歲不過二百箱、
及嘉慶元年、因嗜者日衆、始禁其入口、嘉慶末、每年
私鬻至三千餘箱、始則囤積澳門、繼則移於黃埔、道
光初、奉旨查禁、復移於零丁洋之躉船、零丁洋者、在
老萬山內、水路四達、凡中外商船之出入外洋者、皆
必由焉、夷艘至、皆先以鴉片寄躉船、而後以貨入口、
始躉船不過四五艘、其煙至多、不過四五千箱、可用

人口恐
入口訛

火攻而大吏密奏請暫事羈縻徐圖禁絕于是因循
日甚其突增至二十五艘煙二萬箱者則在道光六
年設巡船之後巡船水師受月規放私人口于是藩
籬潰決及道光十二年始裁巡船而積習已不可挽
道光十七年復設巡船議定每千箱以若干箱送水
師報功而鴉片遂歲至四五萬箱矣今以道光十七
年廣東與英夷貿易出入之數計之湖絲價銀六百
五十九萬員茶葉價銀千有四百萬員白礬串珠樟
腦桂皮磁器大黃麝香赤布白糖冰糖雨繖百二十
二萬六十員共計英吉利船所購出廣東之貨二千

案朱氏談綺
哆囉呢我邦
所稱羅紗也

一百八十一萬六千員其入口者棉花八百二十二
萬員六十七萬洋米二十三萬八千員二十一萬大呢
百五十五萬員羽紗四十萬員嗶嘰八十萬員羽緞
五萬員洋布七十萬員棉紗七十三萬員十有八水
銀二十三萬員二千錫二十九萬五千員萬五鉛八
萬九千員萬四鐵四萬八千員萬六硝七萬五千員
共萬檀香烏木象牙珍珠胡椒沙藤檳榔魚翅魚肚
花巾洋巾計七十一萬員共英夷進口貨千四百四
十七萬八千員少於出口貨價銀七百餘萬員使無
鴉片而以貨易貨則英夷應歲補中國銀七百餘萬

員、乃是歲鴉片價銀、反出口二千二百萬員、計銷鴉片四萬箱、此數之確然可考者、彌利堅國是歲出口之貨、綢緞價七百五十萬員、茶葉五百十九萬八千員、十二萬絲棉、葛布、磁器、蔗糖、五十七萬九千員、共計千有三百二十七萬七千員、入口洋貨、三百六十七萬員、內有洋米八十六萬員、洋布四十萬員、白銀四十二萬員、價最鉅、計少銀九百六十萬員、何以不聞補銀、蓋亦鴉片價內開除之數、英夷所運者、都魯機鴉片、他西洋諸國出口入口者、約計二百萬員、共計外夷歲入中國之貨、僅值銀二千十四萬八千員、而歲運出口之貨、共值銀三千

五百有九萬三千員、以貨易貨、歲應補中國價銀千四百九十四萬五千員、使無鴉片之毒、則外洋之銀、有入無出、中國銀且日賤、利可勝述哉、綜計英夷所購出之貨、莫大於茶、而湖絲次之、所售入中國之貨、莫大於鴉片、而棉花次之、至大黃、則蒙古所需、非西洋所急、故每歲出洋大黃、不過值五萬餘員、即俄羅黃婦亦僅用以染色、非用治病、見松筠綵服紀略、茶葉雖西洋所盛行、而佛蘭西國不甚需之、以其本國皆飲白酒、不甚飲茶、故佛蘭西到粵之船較少、然前代市舶、從不聞茶葉出洋、茶葉出洋、自明季荷蘭通中國始、及康熙二年、英

明史食貨志云、番人嗜乳酪不得茶則困以病、故唐宋以來、行以茶易馬、法用制羌戎而明制尤密、有官茶、有商茶、皆貯邊易馬云、○前按羌戎嗜乳酪故必須飲茶、歐夷食獸肉故亦必須飲茶、其意一也、

吉利商又自荷蘭購歸百斤、飲而甘之、國人飲者、歲增一歲、康熙四十九年、至十四萬斤、雍正二年、至二十八萬斤、乾隆二十四年、二百二十九萬斤、三十七年、五百四十七萬斤、五十年、遂至千三百萬斤、嘉慶十八年、二千一百二十八萬斤、道光二年、二千三百七十六萬斤、十年後、三千餘萬斤、及英夷公私散後、各商自運、銷茶愈廣、十七年、廣東出口茶葉、三十餘萬石、共價銀千有四百餘萬、又彌利堅國、道光十七年、購茶價銀、三百六十九萬兩、共茶十二萬餘石、荷蘭歲需茶、二百八十萬斤不等、佛蘭西、二十三萬斤不等、

佛蘭西茶、沿途售與各國、其到本國者無幾、此外西洋各國、大約二百萬斤、惟俄羅斯由蒙古運往茶葉、歲六百四十餘萬斤、是西洋之飲茶、亦猶中國人之吸鴉片、雖損益懸殊、皆始自近日、非古昔所有、故知洋錢流入內地、皆鴉片未行以前、夷船所補之價、至鴉片盛行以後、則絕無貨價可補、而但補煙價、洋錢與紋銀、皆日貴一日矣、漕務鹽務邊務、皆日困一日矣、使非養癰於數十年之前、潰癰於設巡船之後、何以至是、今但歸咎割癰之人、而養癰潰癰者不問、故至今益以養癰為得計、此邊患宜溯其源者、籌海篇

